

神农城迹

SHEN NONG CHENG JI



责任编辑/郭亮 美术编辑/左骏 校对/马晴春
2023年3月7日 星期一 22593776

株洲文脉



▲《文汇报》1938年1月25日的创刊号，刊头即为谭泽闾所题

一字千金谭泽闾

南柯子

“结屋三间藏万卷，挥毫二字值千金。”历史上“一字千金”的故事很多，多数是形容诗文价值极高，以表示对文辞的赞美。不过，在我看来，要说“一字千金”还非茶陵谭泽闾莫属。

谭泽闾(1889—1947)，近代书法家，号瓶斋，湖南茶陵人。为两广总督谭钟麟第五子，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之弟。谭钟麟、谭延闿、谭泽闾父子三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以“茶陵三谭”著称，在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名气。民国时南京“国民政府”牌匾即为谭泽闾所书。上海、香港两家《文汇报》的报头也是他所书，至今沿用。

“国民政府”牌匾最初是请谭延闾写的，但谭延闾推辞，他说这种大字我不如五弟。哥哥发了话，弟弟自然不好推辞。作为国民政府，自然也不差钱，四个字的润笔费居然给了四千大洋，真正的“一字千金”。

泽闾与延闾是一母所生的兄弟，哥哥当国民政府主席，弟弟是一个平民，“不与权贵交”。秉字为生，这种情况还真难得。“一字千金”是否哥哥有意资助，谁也说不清，但泽闾的字在当时的确不凡，人称“擘窠圣手”。

受庶出影响，泽闾自幼较为孤僻，但能自振振。早年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，曾书明德中学“乐诚堂”额。清末投军守道，分发湖北，刚刚上任，即逢武昌起义爆发，遂辞返长沙，从此绝意仕途。以书法为乐，渐渐自成一派，工行楷，兼工隶、篆，师法翁同龢、何绍基、钱沅，上溯颜真卿。性格刚直，力度刚强，善楷书。雄浑腴美，尤工“擘窠书”，较其兄谭延闿更加伟岸开张。后迁居上海，一直以卖字谋生。寓沪与黄蕙农、金逸侯、程仰波相过密，以“八法”相切磋。泽闾作书，取法低廉，求者甚众，但仍不订高润例；有求书者，不自高身价，亦不取分文，为艺林所推崇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长沙八角亭一商家以每字100银元的高价，托人请谭泽闾书写“大盛绸缎庄”五个大字招牌。谭泽闾挥毫，字体挺拔劲道，大有力可扛鼎之势，时人赞仰，又添加银元100元，求其署名落款，真是一鸣惊人。1937年为《文汇报》创刊书写的“文汇报”报头三个繁体楷书，沿用至今。当时，上海各书店畅销的《瓶斋字帖》就是谭泽闾手墨。谭泽闾不但书法出众，还善诗能画。著有诗、文、题、跋若干卷，编次藏于家。1947年2月17日病逝于上海。有《正义斋集》行世。

或许是家学渊源，谭延闿、谭泽闾昆仲二人俱以书名。目前出版的许多艺术家大辞典中，都将谭延闿、谭泽闾兄弟二人列入现代著名书法家之列。据民国日记介绍，谭泽闾无论其兄谭延闿在位还是死后，都安心于读书写字，卖字为生，从不倚仗权势。朝野上下，口碑甚好。谭泽闾墨迹为海内外收藏。

谭泽闾同其兄谭延闿的最大区别，还在于谭泽闾以官出名，而谭泽闾以书法出名。谭延闾注重书法，更重视做官。谭泽闾却是个浪子任途、潜心书法的学者。1924年，谭泽闾与孙星翁、于右任、马企周等人合作组织艺苑画集，推广和普及书法和国画。他爱书法，也喜欢收藏名家书法，尤喜收藏清朝钱南园、刘石庵、何子贞、笈松禅四家书法，数十年间，收集各家书法千余轴，为海内外收藏四家墨迹最富的人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谭泽闾后人将其藏书楼“天隋阁”中所遗文物，全部捐献给了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，后来又转交给湖南省博物馆珍藏。



文旅株洲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恋上酒仙湖

武开龙

始建于1958年的酒仙湖，位于攸县酒埠江风景区酒埠江镇的东南部。这里不仅有美丽的风景，还有动人的传说。私底下，我把她当成了自己敬仰的老友。

酒仙湖四面环山，群山巍峨，层峦叠嶂；林木葱茏，花草芬芳；湖区空气清新，碧水蓝天；湖面微波轻荡，银光点点。置身其中，宛若身处桃源仙境，令人神清气爽、宠辱两忘。凭借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的优势，我曾多次探访这位老友。

一直想围绕我的老友说点什么，却一直不敢开口。这不仅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，难以表达对她深沉的爱；更是因为自己德薄识短，不敢妄议她纯净的美。然而，这如鲠在喉的感觉还是逼着我斗胆提笔，一吐为快……

(一)

拜访老友，我喜欢一个人在雨天的时候感受她的坦荡。

不管是温柔的春雨，还是狂暴的夏雨，抑或是冷酷的冬雨，对于酒仙湖来说，都有着一种难得一见的风姿。晚春的微雨之中，我手举一把纸伞，坐坐艇艇穿湖面。从仙女仙境上岸，寻路而行。一路上，没有行人喧嚣，没有虫鸣鸟唱，只有滴滴答答的雨滴落在树叶上、落在花瓣上、落在青色的路上……

山路的两旁是绿得让人尖叫的花草树木，它们不事雕琢，任由其自然生长。想直就直，想曲就曲；想放就放，想收就收。有的如高傲的贵妇，有的像默然的仆人；有的似强悍的山贼；有的若怯懦的村娃。不知名的藤蔓如黑色的闪电，直接插入大地。柳暗花明，峰回路转，来到湖边。湖应该还在品味甘醇的新雨吧，静谧慈祥，不忍打扰。

站在观景台上，脚下是被湖水冲刷过的堤岸，露出大小不一的石块，黑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红的……有棱有角，湿湿润润的，闪着柔和的光，如同孩子的眼睛。我注视着它们，它们也看着我。我们对视着，笑了……雨水冲刷的泥土给酒仙湖穿上了一条缀着金黄色流苏的裙子。她就是这么“臭美”，美得豪迈，美得放纵。

远处灰蒙蒙的一大片一大片，如同一幅写意图画，我看不见她的真面目，有点沮丧，有点无奈。可我的老友就是这样任性，她对我不理不睬，我想，我的喜怒哀乐对它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不献媚才是她的气质呀，这应该就是真正的坦荡吧。

(二)

拜访老友，我喜欢和三五知己在大雪初霁的时候感受她的静穆。

隆冬时节，山风呼啸，突然飘了一天或一晚的雪花，天地间霎时静寂了下来。人们简袖缩脚，懒得出门，酒仙湖却迎来了难得的清静。这时，我必须约上三五知己一起去拜访我的老友。

小车沿着蜿蜒的环山公路前行，左边是陡峭的高山，右边是静谧的湖面。我叮嘱开车的同伴慢点、再慢点。这不是怀疑同伴的技术，而是我生怕落下了这一路的好风景。

此刻，酒仙湖仿佛是一位穿着洁白衣裙的仙女，湖面静若处子。白山环绕之下，碧绿的湖水就像一颗镶嵌在这天地间的巨大的绿宝石，绽放着柔柔的光彩。她恬静安然，如同在母亲怀抱中沉睡的婴儿。水云桥横卧在湖面上，桥身犹如一条白练，装点着湖面，猛一看，把白色的湖面分成了两块，使得这平静的画面不再呆板了。白色的桥将两岸连接在一起，又和雪白的山峰和谐相融。岸边的雪峰冷峻挺拔，森林玉树琼花。突然，传来竹枝被大雪压断的脆响，“嘎吱——”空灵幽远，寻声而望，几只山鸟扑棱着翅膀，冲向天空，这景致也倏地生动起来了。而此刻的空气却显得特别的馨香，足以叫人放下所有的名利，抛开所有的烦恼。

(三)

车子穿过几个安静的小村庄，来到了被一代佛学泰斗吴立民评价为“国宝”的宝宁寺。“北有少林，南有宝宁。”宝宁寺开创于唐天宗10年，为佛教南宗曹洞宗祖庭，是湖南开创最早的佛教禅院之一。她依山而建，面朝酒仙湖，古色古香、庄重素雅、平和坦荡。

下了车，真是透骨的凉啊！尽管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还是挡不住嗖嗖的风。之前车水马龙的盛况，已经杳无踪迹。我想，这样真好，宝宁寺有了一段“宝贵的宁静”时光。她本来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，她安详、慈爱、敦厚，她需要独处，需要思考，需要抖落一身的风尘和赞誉。

轻轻推开寺门，我和几位朋友双手合十，依次迈入寺内。寺内香烟袅袅，烛光摇曳，廊下小径打扫得一尘不染。威严的大殿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，灰墙、黑瓦、白色的砖缝，透出“怀柔抱朴”的自然情怀。放生池清澈见底，几只乌龟安静地藏在水底，这些小精灵仰仗神灵的庇护，生活得真是悠然自在。池子的中央有一个硕大的石龟，石龟高高地昂着头，背上驮着一层厚厚的雪。它聆听着晨钟暮鼓，享受着清风山雨，沐浴着日月光辉，显得那么从容淡定。

穿过放生池，和几个朋友站在巨大的“佛”字旁边，这“佛”字红墙为纸，黑漆为墨，笔画遒劲而飘逸，那长长的一竖像一把利剑，直指我的内心。我想起了：“佛”是古印度的梵语，它的意思是智、是觉；智是体，觉是用。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戒、定、慧。由戒生定，由定发慧。鸟巢禅师把这三个字通俗易懂地表达成十六个字：诸恶莫做、众善奉行、自净其意、是谓佛教。

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”在这个白茫茫的世界里，身处佛乐缭绕的宝宁寺，我的心灵再一次得到了净化。这千年古刹何以让人如此留恋？是她的宠辱不惊，是她的海纳百川，是她的慈悲为怀，是她的静若处子……

静穆——是酒仙湖的另一种境界。

李健吾雨中登泰山，苏东坡夜游承天寺，我东施效颦，在雨中、在雪后拜访我的老友——酒仙湖，也别有一番收获。

星火里的瓷城

李若辰

汇成小溪流进排水口，将路面的尘污洗净，世界仿佛静得只有雨水滴落的声音，马路上、屋檐下、树叶底，响着各自不同的节奏，偏又汇成和谐的韵律。瓷厂里也安静得只有水声。醴陵釉下五彩瓷有一项特技，叫做分水，即用一支特质的肚笔，将釉下五彩颜料用茶水稀释调匀，然后果断提笔，在素坯上着色。随着捻笔肚的动作，色球在坯面上有节制地流动着，瓷匠需得巧手，顷刻间要帮助颜料在坯面上完成不同厚度形式的缓缓沉淀，以达到类似国画中晕染的效果，最后将多余的水分吸回已干透的笔肚，构成一套完整的手势。这样的练习，这样的路，平静而重复，却又如同一颗尘土在水与火之间游走，也许某一天它会迎来全新的蜕变；又或许，它会与油盐酱醋为伍，成为生活最亲切的伴侣。

当夏天泄洪的时候，原本澄澈的渌水变成了稠得化不开的灰黄色，当中裹挟着折枝烂木，甚至有一年还出现了不知上游哪里飘来的死猪，在闸口翻涌、咆哮，再滚落而下，颇有骇人的气势。但正是有着这样的对比吧，素日里的岁月静好便愈显得亲昵。

我师父爱花，尤爱荷。厂里的工人们也爱花，甚至对路边上一些小花小草们，也能爱到骨子里。每到盛夏，师父便不大在瓷厂里待着，即便有时回来，也往往是瞧两眼徒弟的功课，再点拔一二便匆匆出去。第一年我对此很困惑，外面日头这样毒，蝉声都被烤蔫了，师父这倒是整哪出？等过一段时间，看他在工作室摆出一桌子的荷花写生稿，风姿绰约，形神俱肖，我才回过味儿来：噢，原来师父去外师造化了。师父此时最兴奋：今年又得个好荷花！这个好呀……好！他原是个最不喜欢老调重弹的人，哪怕是画自己最得意的题材，也要反复观察精益求精。

我还有个师姐，曾是学广告设计的，我总觉得她时常会有些新奇古怪的想法，譬如她感染了厂里爱花的气氛后，竟生出个收集花种的爱好来。无论是墙根边偶尔盘绕的星星花，还是深水边长得跟纸卷儿似的紫薇，只要结了籽，她都得拿个小荷包将籽收起来，瞧她那滋滋、自得得意的样子，脸上的光彩是敞亮敞亮的。我由此想，难怪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花面中那么多花儿草儿的，且无论何种花草，或典雅，或疏淡，或灵气，都与醴陵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瓷匠们对花草的由衷热爱是分不开的，或许，这就是瓷路上的传承吧。



▲星火瓷厂里的住戶



▲星火瓷厂里的老厂房，墙外仍带着那个火热年代的标语

株洲风物

我的家乡醴陵，因盛产釉下五彩瓷，故素有“瓷城”美誉。但我这儿，要说的却不是城，而是跟瓷相关的路。

我所见识的瓷路，是从渌水边开始的。我的师父姓黄，是位有着三十多年工龄的“老”瓷匠了。他生得弥勒相，满脸笑盈盈的，偏说话虎气，有时一针见血戳人短处上，听者满脑的不自在，但事后却往往能得益其见识与苦心。师父夫妻俩经营着一家名叫“瓷艺堂”的不大不小的瓷厂，据说，师娘是有“家学”的，在家庭小瓷作坊奋斗了大半辈子，才攒出在醴陵瓷业中的赫赫美名。以师父现今的身份，我也算拜得名师了，加之师父待人虽宽，但治瓷却严，于是那段学瓷的时光，虽说不上辛苦，我却也本本分分、勤勤恳恳，总是要不负这场师徒缘分，不负父辈的苦心操持才好。

学瓷的日子，渌水边就是我的瓷路。瓷艺堂坐落在星火里头。以“星火”作为一个地名并沿用下来，除了缅怀醴陵人的老瓷路，我想，它作为一种不断传承的内蕴，对醴陵人来讲才是更深层的执着。听说星火里还有不少小的瓷作坊，都是家里三五代人传下来的。这些瓷作坊隐藏在户独栋的小楼里，从外表看，实在称不得出奇。土红的墙砖，外面糊一层薄薄的水泥，用水泥，连接楼与楼的台阶，或用砖砌，或以石铺，因为临河潮湿的缘故，在墙体水泥剥落的砖面上，在台阶参差迭屈的砖牙、石缝里，都长出了一些浓绿的苔衣。

某个同事的家就是个瓷作坊，我下班后有幸去过两次。那房子是木架的，一楼的客厅倒称得上现代，可穿过一段幽暗逼仄的楼梯后，年代就老了。二楼地板是粗糙的水泥地，用砖墙隔成几个烧窑间和一个半敞的平台。说它随便，是因为这空间在既无美感，也无完工之意。简直是由一个最拙劣的泥水匠，在醉酒的时候信手搭成的。水泥涂抹的痕迹仿佛还是昨日，空中央几条老旧的长木板横亘着，上头还落着像腻子粉一般的灰斑点。墙边一个大窑炉突兀地从水泥梁下长出来，呼呼地喷出大团的灰尘，更让整个记忆变得光怪迷离：我仿佛掉进了时光的缝隙，眼中是同事的祖辈——又像是我的师父在此烧窑的身影，那身影寂寞、艰苦，但他们心中有火，火突突跳跃；眼中有光，光清亮深明。

或许，正是那点点星火，才穿透了时间的屏障，让这小作坊得以传承，得以延续……三楼是绘瓷的工作室。光从颇具年代的木窗透进来，将一些影像变得清晰。临窗的桌上摆着各样的素坯，有一两件还搁在转盘上，画着未完成的图形。我才知同事每日的闲眼还是捣鼓这个的，此时再眼同事那张娃娃脸，只见她那双向瓷的清澈眸光里盛满了热爱与柔情。我心里蓦地升腾起一层雾气，这雾让那个原本不起眼的小物件突然发了光，雾中仿佛有些不知名的悸动，又或是幼芽在簌簌地生长着。

说到醴陵瓷在近现代的扬名，就不得不提三个关键词：熊希龄、湖南瓷业学堂、巴拿马瓶。是熊希龄把醴陵釉下五彩瓷带出湘东又带出了国门，继而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大放异彩。也是熊希龄创立的湖南瓷业学堂，让醴陵瓷从千年的沉寂中又焕发新的生机。

踏着夕阳从瓷厂里出来，抬头看看蓝天，好像一天的疲惫就都卸下了，我们厂里女工居多，一位脱掉一色粉白颜色的工作服，就热得跟跟花红柳绿里的鸳鸯燕似的，大约常画瓷的人也自然地要爱上那釉下五彩中绚丽的色彩，所谓的潜移默化，总是不错。

星火位于渌水的下游，我每日顺流而来，逆流而去，正如来路是放空与成长，回路是沉淀与反思。

有时，这条路是火热的。三伏天，如果穿着薄底儿的布鞋在这条路上走，双脚便能感受到每一颗小石子的尖锐滚烫，水泥路面上的空气因炙烤而颤抖，就连河面上，也泛着让万物生畏的金光。但瓷厂里的窑炉边更火热。一排排裹了釉灰的素坯由工人们抬进窑里，然后关门、点火、升温，等待烧成。抬坯的师傅们都是有些功夫在身的，俩人一人一头将架坯的木板齐肩一挑，手上稳如泰山，脚下却风风火火，大步流星。碰上忙的时候，三两组人在坯架和窑炉间来回穿梭，嘴里喊着号子，跟旧时候跑码头似的。将坯烧成瓷是制瓷工艺里最重要的考验，因此每到装窑的时刻，负责彩绘的工人们总要忍不住目相送满脸虔诚，师父端了瓷小翼翼地守在窑内温一千三百多度的窑炉边，偶尔抽两口烟，那汗水掉在地上吧吧吧的。

有时，这条路是水灵的。雨水润透青砖，又